



給一位遠方的拜倫

近百年來，巴哈的偉大成就已為西方音樂家所承認，並推崇他為「音樂之父」，他是巴洛克時期的人物，巴洛克（Baroque）這個名詞乃指一六〇〇—一七五〇之間約一百五十年之一段時期所孕育出來的藝術形式與風格的代表，也就是十七世紀開始以後，歐洲美術、建築、音樂等藝術發展的特徵，足以代表這一段時期在文化史之偉大貢獻。巴哈使宗教音樂、器樂曲、聲樂等發展蓬勃，更把複音音樂改進成主音音樂（Homophonic music）並創用了賦格、對位技法等，使曲調更趨和諧，和聲更加活潑。

從巴洛克時期進入古典樂派時期之間的一世紀裏，巴哈的格調並不為當代歐洲樂壇所重視，更有一些人譏評他的音樂僅是在玩弄音樂的「數字魔術」，而對他所用的賦格、對位法，及以「數字化低音」（Figured Bass）表示和絃的技法，認為僅是雕蟲小技，不足為訓。因此在當時，巴哈在德國僅是一名技術嫺熟的琴師，然而在巴哈死後一百年，孟德爾松、舒曼等卻極力稱讚巴哈作品之完美，有的甚至奉之為經典，有些樂理家，將他的作品改編，並予以美學及歷史背景之詮釋，使巴哈的作品更為人們所接受。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常常在他死後才為人們所欣賞，正如馬勒所說的：「我的時代還沒來！」不過，巴哈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事吧！

近數十年來，一些巴洛克藝術的狂熱崇拜者，更加推崇巴哈，而對悲多芬以後過分浪漫的作曲家表示厭惡，又自從L.P. (Long Play) 唱片問世之後，巴哈的音樂愛好者愈來愈多，巴哈的音樂也愈傳愈廣，舉個例子來說，在一九四九年時，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巴哈樂曲集僅有十五種，而今天至少已有五百種以上，甚至僅布蘭登堡協奏曲即有二十四種的唱片集，而他的B小調彌撒曲亦有十二種詮釋之多。國際巴哈音樂研究協會的創始人——鋼琴家 Rosalyn Tureck 曾說過：「此種（巴哈的音樂）蓬勃發展的情形，其意義即表示巴哈已在二十世紀復活了。」這種情形尤其在耶誕節更顯著，過去，每逢此佳節，韓德爾的彌賽亞幾乎是一種 routine，然而最近似乎已有被巴哈的B小調彌撒曲取代的趨向。

在日漸增加的巴哈音樂愛好者之中，幾乎全為卅五歲以下的青年，有時學生們甘心冒風雨擺長龍去買巴哈音樂演奏會的入場券，年輕人對巴哈這種近乎狂熱的喜愛，據一位樂評家說，乃是因為巴哈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革命性人物兼自由主義者，老悲與他比起來卻像個保守的衛道者了。筆者認為，一般來講，處在兩個時代潮流之間，也就是在時代之漸變終了，要轉入一個新的紀元的

時期，常有英雄式革命人物的出現，而這些人物是當代青年最喜引為偶像崇拜之對象。不過，我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要抹殺這些人物的成就與貢獻，只是想強調時代背景使他們更顯著罷了。閒話表過，現在讓我們看看巴哈吸引人之處在那裏？可以說是他的節奏，我們前面談過巴哈是採賦格、對位作曲的，因此有點像音樂裏的數學，以致有人批評他的音樂單調，Colette 更譏之為「昇華的織布機」，然而我們可以仔細地分析一下，巴哈對於節奏處理之 Idea 似乎與本世紀中期的流行樂及爵士樂有不謀而合之處。我們以爵士樂來講，爵士樂的 Bass line 的直線性、對位旋律，以及極富自由的即興式演奏，似乎與巴哈有相當之處。還有一點，巴哈在他的音樂裏巧妙地融合了技巧與感情，前者代表秩序，後者代表精神、心靈，而在我們所處的世界裏，秩序及心靈地充實已成為大家夢寐以求的烏托邦。但是在現實的社會裏，秩序與精神地充實似乎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過分地秩序化，把人生套進了公式化的窠臼而失去了精神地生活，然而反之則又顯得混亂不堪。但巴哈竟奇蹟式地融合了秩序及感情、靈性於一爐，難怪他在二十世紀如此受人歡迎。

巴哈在技巧方面的成就除了上述外，僅就器樂曲而言，在他那個時代裏，為器樂爭取到與聲樂平等的地位，且更進一步而獨立之，他所發展的 Dance Suite Solo Sonata, Trio Sonata, Concerto Grosso, 序曲、prelude, Fuge 等的曲式及技法，以及樂器的配置運用等，為後世的管絃樂奠定了基礎。

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巴哈本人是路德派教徒，一生中的大部時光皆生活於教堂裏，他所作的一千多首樂曲裏，有三分之二是特為宗教儀式所譜寫的。巴哈一生共結婚兩次，生了二十個小孩，但不幸地有十個在襁褓中夭折。作品中有極著名的布蘭登堡協奏曲（此為六首協奏曲的總標題，其中有兩首F大調、兩首C大調、一首D大調、及一首降B小調），還有四首管絃樂組曲（兩首D大調、C大調、B小調），其他宗教音樂方面有：聖馬太受難曲、B小調彌撒曲等，他如前奏與賦格等則多不勝數。

巴哈的音樂，不像莫扎特的華麗，不像海頓的幽默，也不像悲多芬的熱情、堅毅，它在冷酷中透著一種哲思，一種對人生的認識的開發，如果我們在冥思、聆聽之中，能悟出他的樂思的話，我們就可體會到人生畢竟是有意義的。最後以存在主義者沙特先生對巴哈的一句評語作為本文的結束：「巴哈在他的音樂裏教我們如何在一個已成的苦行（人生）裏去找出它的根本，確切地說即是『How to live.』」